

文史知识

我欢呼《文史知识》创刊(代发刊词)

学好语文, 学好历史

我的学词经历

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

谈谈《唐诗三百首》

历史上的岳飞和小说中的岳飞

叶圣陶先生对《青铜器浅谈》一文的修改意见

宋振庭

董纯才

夏承焘

罗宗强

王振甫

王瑞来

1

1981

WEN SHI
ZHI SHI

文史知识

1981年1月
第一期

我欢呼《文史知识》创刊(代发刊词)	宋振庭	3
学好语文, 学好历史	董纯才	7
治学之道		
我的学词经历	夏承焘	10
文学史百题		
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与杜甫	罗宗强	16
历史百题		
关于光武中兴	臧 嵘	23
怎样读		
谈谈《唐诗三百首》	振 甫	28
历史上的岳飞和小说中的岳飞	王瑞来	33
诗文欣赏		
李白《月下独酌》	袁行霈	39
说岳飞《小重山》	吴小如	42
吴晗同志和文史普及工作	张习孔	47
文史杂谈		
谈谈历史的辩证法	廖沫沙	52
勤学与惜阴	刘桐良	55
文史知识与读写能力	蔡澄清	57
文史书目答问		
引言	金开诚	61
《虞初新志》	胡友鸣	62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	詹鄞鑫	63
说“旦”	周笃文	66
文史工具书介绍		
诗文典故的渊薮——《佩文韵府》和《骈字类编》	陈宏天	67

文体史话		
骈体文	褚斌杰	71
《国榷》的一些特色	郑克晟	76
重评《红楼梦》第四回	傅继馥	81
人物春秋		
杰出的女作家李清照	包立民	87
文天祥和他的《正气歌》	田居俭	93
谈迂写《国榷》	苑兴华	98
成语典故		
毛遂自荐	施敬琬	101
亡羊补牢	高 晴	102
文章评改		
叶圣陶先生对《青铜器浅谈》一文的修改意见		104
青年园地		
姚雪垠先生《论〈圆圆曲〉》献疑	朱则杰	110
中国名著在国外		
一代之诗伯 万叶之文匠		
——白居易诗歌与日本古代文学	严绍璦	117
文史信箱		
“郡主”、“公主”称呼的由来	刘叶秋	123
文史研究动态		
《满江红》词是岳飞作的吗?	吴战垒	124
补白 12 则	薛谭学讴(9)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15) 怕后生笑(27) 中国的汉字有多少?(41) 不贪为宝(51) 王荆公病喘(60) “泰山”(80) 狂狡貉郑人(86) 非常之观(97) 弈秋(103) 司马温公幼时(116) 长善而救其失者(122)	

〔本期插图 熊 真〕

我欢呼《文史知识》创刊

余英时

记得列宁有一次在波兰的火车上，和一个波兰的知识分子对面坐着谈话，他问那个波兰人关于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事，但让列宁吃惊的是，那个波兰人竟然不知道显克微支是谁。正象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林肯、富兰克林，英国人不知道莎士比亚，中国人不知道鲁迅是谁一样。列宁对这件事非常吃惊。在十月革命后，列宁下过这样的断语：“在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家里，绝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他在共青团的任务等文章中多次说，如果不了解整个历史的优秀文化成果，侈谈什么共产主义文化，那是十足的胡说八道（大意）。

人们也许马上问我：目前的中国不就是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家么？据各处农村的统计，农村大部地区文盲占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我们不一样在搞社会主义么？那么列宁这个话是否是普遍真理呢？

我说，正因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正因为我们吃了偌大的苦头，才更证明列宁的这句话是真说对了。

你不信么？

你认为一个占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文盲国家能搞社会主义么？那么我问你以下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象我们这样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竟然有那么好多年，天天批“唯生产力论”，天天在报刊、广播、讲话、开会中说，知识就是“罪恶”，知识就是“私有财产”，知识愈多愈“可恶”，知识分子就是“臭老九”，愈无知识愈好，交白卷的是大英雄，烧书的，打砸抢的，搞流氓活动的是“革命行动”。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再比如：为什么上几亿人口一下子变成了狂热的宗教徒：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喊“最！最！最！”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整个民

族一下子就象疯狂了一般沉浸在造神运动中？

再想一想，为什么会不分时间、地点，“全民上阵”去砍光树木，烧石头炼“铁”，甚至用大缸、土炮炼铁？虽然一个高小的化学教员都能明白，那炼出来的并不是铁，那是高硫的石头巴巴，但谁又能制止得住？

为什么现在求神、讨药、会道门、流氓活动这么横行泛滥？为什么不多几天，中央广播电台在一段关于人的寿命的专题讲话中，讲到全世界的人的长寿材料时（那位专家这时讲得很好），却偏把唐朝的中医师孙思邈（读秒）硬读成孙思帽，还说余太君活了一百岁，他连小说人物和历史人物都分不清，我真担心他会再举出孙悟空活了几百万岁的例子哩！

也许人们会说，这些荒唐事，是由于国家领导人、党的领导人犯了路线错误造成的。这当然对！但为什么领导人犯这么大的错误而又很难纠正呢？这一切离开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低，离开中国的封建毒长，离开中国的小生产的汪洋大海这个根本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能从哪里找到解释？

这里就出来两个汪洋大海的关系了。一个是小生产的愚昧的海洋，一个是知识的海洋，反正中国大地上不是知识的海洋遍布着，就是愚昧的海洋遍布着。

前几天人民日报副刊上有一篇小品文讲“末将愿往”，原来是许多青年听《岳飞传》、《杨家将》入了迷，这里我不是说那位评书演员艺术水平如何，这在大劫之后，还有人如刘兰芳那样，还可以说上两套刀马赞、盔甲赞，已着实不容易的了。使我心凉的是，现在的青年的文化知识能这么一落千丈，荒凉饥渴和不管什么食物，这样拿来就大口大口地吞食的状况，多么可怕，可悲，又多么让人恨透了林彪、“四人帮”！

知识也象无边的海洋，没有什么人可以洞测它终极的、最后的奥秘。知识是人类经过漫长的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不断地摸索、创造、积累、总结，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只要地球不停止转动，人类的生命不会熄灭，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也就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没有知识，就没有人类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用英国大哲学

家培根的话说：“知识就是力量。”

一个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平就是这个民族最稳定的、有连续性的物质的力量。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德国毁成废墟，大半城市没有一间囫圇的房子，但怎么样呢？不过十年，他们又复兴了，而且又重建了更繁荣的文化。为什么？就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是最大的生产力、最大的物质力量。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什么美国的科学上去了？是希特勒帮了忙，大批逃亡的德国科学家在美国搞出了原子弹。

今后如有人写现代史，我想嘱咐他一句：别忘了，我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经历过一次民族文化的大倒退，倒退到几乎成为江青女皇陛下统治下的原始氏族社会去！

当然，人民创造的历史不会倒转，存心扫荡知识、毁灭文化的林彪、“四人帮”已被人民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中国人民在十年浩劫之后，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迎来了科学文化的春天。在青年一代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增长才干的努力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不久以前，我曾在一篇短文中满怀喜悦地表示：作为一个“科普”对象，举双手赞成自然科学界召开了科普大会。在欢呼之余，我又满怀热望地期待着社会科学界、文学艺术界，也来“科普”一下。这后一个科普大会虽然没有召开，但我感到我的希望和要求并没有落空，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普及社会科学知识，普及文学艺术知识的书籍和刊物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新创刊的《文史知识》又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从《文史知识》这个刊名，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主要内容是讲文学（包括语文）和历史知识。我作为一个文史的爱好者，同时作为又一种“科普”对象，也举双手赞成办这样一个刊物，因为四化需要它，广大青年朋友需要它。

有的青年朋友可能会这样想：我既不想当文学家，也不想当历史家，学习文史知识有啥用？

知识，只要是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有益的知识，都有用，而文史知识尤其有用。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史知识是通向各种知识领域的桥梁，是攀登科学高峰的起点。不论学习什么知识，首先要识

字，要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否则就不能看懂、更不能理解和接受各种专门的科学理论知识。过去曾经流行过一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事实证明这句话并没有真实反映出客观事实。试问，不懂中国文史，如何研究中国数理化的历史和现状？即使是外国的科学技术，不通中国语文又如何译述，取得借鉴？即或学得了数理化，如果没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也难以把学得的东西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那研究的成果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片面强调理科，轻视文科，已经造成了很不好的结果，以致于有的大学新生入学之后，不得不用一年的时间补习语文课，说明扭转重理轻文的倾向，已经刻不容缓。我觉得文史知识是人人都应该学习的，学习文史知识不一定就要成为文学家和历史家，正象学习数学不一定就要成为数学家一样，难道我们不想当数学家，就可以不明白加减乘除吗？

我个人的看法是：“理”固该重，“文”不可轻，文理并重，人才可兴。

《文史知识》强调知识的准确性，这个想法是很对的。传播知识而不准确，会贻误青年。但是准确的知识，往往需要经过辛勤的考核研究和大家共同讨论才能得到的，而不是凭哪一个天才、哪一个权威一言为定。所以，《文史知识》对许多问题同样也需要展开百家争鸣和自由讨论。认为普及性的、知识性的刊物不需争鸣，不要讨论的看法是不对的。当然，所谓争鸣和讨论，应该是讨论那些有意义而又有不同意见的问题，而不是单纯地为了热闹和好看。

《文史知识》创刊之际，编辑部的同志要我发表一点意见，我本来没有什么好的意见可说，只是出于对文史的爱好和深感普及文史知识的重要，才说了上面这些很不成熟的想法，以就教于我的青年朋友们。



学好语文，学好历史

董纯才

创办《文史知识》这样一个刊物很有意义，也是迫切需要。要想使青年学生学好语文，学好历史，光靠几本教科书是不行的，还需要多种多样的好的课外读物。

为什么说很有意义呢？我先从社会上重理轻文的现象谈起。重理轻文要做具体的分析。重理是对的，搞四化不重视理工科教育怎么行呢？但轻文是错误的，要纠正轻文的现象。首先说语文，语文是工具，是工作的工具，交际的工具，也是学习的工具。三百六十行，工农兵学商，无论是谁，都离不开语文。我这话是不是过分呢？我看一点也不过分。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任何人，即便你是一个体力劳动者，也得能看一般书报，会写些应用文吧？中学生不学好语文，阅读数理化生教科书和课外读物，就会遇到困难，也看不懂，甚至不能正确解题。而我们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教材还没有过关，有人说没有超过十七年的水平。语文教材和教法是当前教育科学研究的重点任务，一定要突破这一关。《文史知识》杂志如果办得好，可以在这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

从政治思想教育方面来看，语文教育的作用并不一定次于政治课。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于比政治课作用更大。因为语文课本中有很多是文学作品，通过这种作品教育读者，感染力更强，对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道德品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青年学生，记忆力好，教给他们一些东西长期不忘。我小时念过《三字经》，那里面的一些话，象“融四岁，能让梨”、“苏老泉，二十七”，以及用三个字一句韵文写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次序等等，到现在还记得，可见影响之大。当然，那里面讲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可是有些知识还

是很有用的。所以我们应该齐心协力搞好语文教育，帮助青少年在这方面打好坚实的基础，练好基本功。古文的学习应该重视。不懂古文，学理科的怎么看《天工开物》？学哲学的和学教育的怎么看孔子的书？学医的怎么看古代医书呢？古代有很多好文章。比如《古文观止》中的文章，可以选一点，讲一讲。古人的文章写得精练、生动，有很多古文，都写得很短，又很精采。例如《桃花源记》，它所表达的思想有问题，可以分析、批判，但文章写得很漂亮，应该学习、继承。我主张中学生要能背诵若干篇好的古文。象韩愈的《师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诸葛亮的《出师表》等著名文章，都是可以背诵的好文章。我们现在写文章，有的文字很长，但并没有把问题讲清楚。毛泽东同志讲过，写文章要准确、鲜明、生动，这很重要。我们应该从各方面努力，帮助青年学生学好语文。我写了几十年的文章了，现在还写得不好，感到写文章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要下苦功夫，勤学苦练，精益求精。《文史知识》可以搞“文章评改”、“青年园地”，培养和帮助青年提高写作能力，一定会受到青年朋友的欢迎。

再讲讲历史。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作为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健康体魄的劳动者，不懂历史怎么行呢？连自己的祖国过去什么样，世界其它国家历史什么样，一无所知，还算什么“文明”呢？对祖国的历史都不知道或不很清楚，那怎能培养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心呢？现在一些青年，高考考什么，学什么，不考什么，不学什么，大学考试成了指挥棒，这是不对的，也是危险的。这就违背了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这不能责怪青年，而是在如何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方面存在着问题，是应由上面的教育行政领导机关负责的。学理科的也要学历史。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一个工人，连自己祖国历史上有几个朝代都不知道，怎么行呢？特别是近现代史，更重要。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不知道，不但毛选中有些文章会看不懂，恐怕连报纸上有些文章也会看不懂。学好中外历史，再学社会发展史，就比较容易理解，就可以为树立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打下初步基础。另外，介绍历史知识要讲究方法，要通过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去介绍，不能光讲理论，要寓论于史，有点故事性，否则青年学生不爱看，也看不懂。中华书局曾经出版过《东周列国故

事新编》、《前后汉故事新编》，很受欢迎。为什么会受欢迎呢？就是因为这两部书是通过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去写的，读者容易接受。

学生需要大量的课外阅读材料，我自己的很多知识都是从课外阅读中得来的。三十年代我受“左联”的影响很大，那时我看了不少外国文学，包括进步的革命的作品。我找共产党，跟着党干革命，革命的文艺作品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从前，《出师表》、《赤壁赋》、《弔古战场文》、《桃花源记》甚至《红楼梦》中的诗词，我都背得下来，给我很大帮助。现在《文史知识》能从古典文学、历史两方面给青年学生作些工作，很有意义。我热烈地欢迎《文史知识》的创刊，我祝《文史知识》成为青年学生、中学教师的朋友。

薛谭学讴

薛谭学讴(ōu,歌唱)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qú,大道)，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è,阻止)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

——《列子·汤问》

【译文】薛谭跟秦青学唱歌，还没有把秦青的技巧全部学到手，自己就以为学得差不多了，于是去向老师告别。秦青并不制止，在郊外为他饯行。席间，秦青打着拍子，放声歌唱，那激越之声振荡林木；悠美之处浮云也为之不行。薛谭自愧不如，忙请老师原谅，留他继续学习。从此，再不敢提回家的事了。

【小议】薛谭学讴的故事，对于满足一知半解、不肯继续深造的人来说，是个极好的教训。不过，薛谭仍不失为一个好学生，他虽曾有过浅尝辄止、骄傲自满的缺点，但一经老师现身说法，便知幡然悔悟，拜倒在老师面前，“终身不敢言归”，说明他切实懂得了学无止境的道理。(严丞)



治 学 之 道

夏承焘先生，浙江温州人，生于1900年，是我国著名词学专家。现任杭州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聘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月轮山词论集》等。

我的 学 词 经 历

夏承焘

关于我的学词经历以及学词心得，六十年代初，曾经在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向研究生们介绍过。我是个天资很低的人，从事教育、文化工作，六十余年间，如果说在学词方面还取得了某些成绩的话，那就是依靠一个“笨”字。我曾经告诉一位朋友：“‘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因此，提起治学经历，还得从这个“笨”字说起。

我十四岁那年，考进温州师范学校。师校开设课目十几门，我却很早就偏科，对于英、算等学科，常常是临时抱佛脚，采取应付的态度，绝大部分自修时间，都用于读经、读诗文集子。因为自己觉得“笨”，那就必须勤奋。从十五岁到二十岁，是我读书很努力的时期。当时，一部《十三经》，除了其中的《尔雅》以外，我都一卷一卷地背过。记得有一次，背得太疲倦了，从椅子上摔倒在地。我在求学阶段，举凡经、史、子、集，乃至小说、笔记，只要弄得到书，我都贪婪地看。

我体会到：如果不刻苦读书，就谈不上治学，谈不上什么科学研究。

二十岁在师校毕业后，我到北京、西安等地谋职，花费了五、六年时间，进行做学问的尝试。我曾经对王阳明、颜习斋的学说发生了兴趣，在西北大学讲授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准备治小学。后来，我又想改治《宋史》，看了不少有关资料。那时的兴趣很广泛，计划也很庞大，甚至还对古都长安进行了一些实地考察的工作。二十五岁时，我回到温州，那时瑞安孙仲容先生的“玉海楼”藏书及黄仲弢先生的“梦绶阁”藏书已移藏于温州图书馆，我将家移至图书馆附近，天天去借书看。二十五岁至二十九岁，我在严州第九中学任教。严州第九中学原来是座州府书院。我到学校，拿了钥匙，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打开看，发现一个藏书楼，里头尽是古书，真是喜出望外。尤其是，其中有涵芬楼影印二十四史、浙局三通啸园丛书，在严州得此，如获一宝藏！课余时间，我就在此地扎扎实实地读了几年书。有关唐宋词人行迹的笔记、小说以及有关方志，我几乎全看了。就这样，天天读书，天天将读书心得札入日记，直到三十岁前后，才逐渐试做专门学问。

刻苦读书，积累资料，这是治学的基础。但是，究竟何时试手做专门学问较为合适呢？从前人主张，四十岁以后才可以著书立说，以为四十岁之前，“只许动手，不许开口”。这虽是做学问的谨严态度，而四十岁才开始专，却几乎太迟了。我自师校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未能继续升学，苦无名师指点，才走了一段弯路，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探索时间。我想，如果有老师指导，最好二、三十岁时就当动手进行专门研究工作。要不，一个人到五十岁以后，精力日衰，才开始专，那就太晚了。我见过一些老先生，读了大量的书，知识十分渊博，但终生没有专业，这是很可惜的。因此，在刻苦读书的基础上，还必须根据自己的情性、才学，量力而行，选定主攻目标，才能学有专长。

最近几年，报上经常表彰社会青年坚持自学、著书立说的事迹，我看过深受感动。我也没念过大学，在自学的道路上，可以说与这些青年同志，有着相同的甘苦和希望。

第一、买不起书怎么办？

我当时，除了依靠图书馆，就是借和抄。因为得来不易，每一书

到手，不论难易，必先计何日可完功，非迅速看完不可。同时，看过之后不是就此了事，而是坚持天天写日记。

温州师校的国文教员张震轩先生曾对我说：“为诗学力须厚，学力厚然后性灵出。”在师校时读元遗山诗，我曾一首一首抄录下来，朝夕咏诵。以后作《白石歌曲旁谱辨》、札词例，也离不开“抄”的功夫。任何天才，都离不开后天的努力。在自学过程中，我利用各种机会抄书读书，为以后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二、没有名师指点怎么办？

师校毕业时，我才十九岁。离开学校时，才更加觉得学生生涯的短促和宝贵。我多么渴望能有机会继续深造啊！

第二年，南京高等师范开办暑假学校，我和几位同学前往旁听。如胡适之、郭秉文等新学巨子，当时都亲自为暑假学校开课。一个多月里，听了胡适《古代哲学史》、《白话文法》，梅光迪《近世欧美文学趋势》以及其它许多新课程，大开眼界。返回温州后，苦于失去进修机会，时时感到困惑。但是，在自学过程中，我也找到了许多老师，其中包括不会说话的老师。比如，我看了李慈铭《越縕堂日记》，就以李氏为榜样，坚持写日记，锻炼自己的意志力；又比如，读《龙川文集》，便为陈亮平生抱天下志的大丈夫气概而感动，着意效法。同时，经常与同学朋友一起探讨，也大受其益。在温州任教期间，我先后参加了当时的诗社组织——慎社、瓯社。社友中如刘次饶、林腾翔、刘景晨、梅雨清、李仲骞等，于诗学都有甚高造诣，经常与他们在一起谈论诗词，收获很大。我的诗词习作也开始在《慎社》杂志上刊载。

为了争取名师指点，一九二九年（三十岁）冬，由龙榆生介绍，我开始与近代词学大师朱彊村老人通信。彊村老人对后进尽力栽培。我寄去的论词文稿，他都细心审阅，给我的鼓励极大。我的第一本专著《白石道人歌曲考证》，彊村老人亲为题签。彊村老人并约我“相访”。能有机会得到彊村老人的教诲，对于我这个由自学入门的词学爱好者说来，实在难得。那期间，直到彊村老人病逝为止，我们通了八、九回信，也见了面。我去求教时，老人十分诚恳地给予开导。老人博大、虚心，态度和蔼，这对于培养年青人做学问的兴趣，关系极大。至今这位老人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词学研究过程中，除了利用书信的形式各处求教，我还曾特地外出访师问友。近代文坛先辈吴梅、夏敬观、冒广生、蔡嵩云、陈匪石、马一浮等，我都登门拜访。对于词学同行，我都尽量争取向他们求教。当我闻知江都任中敏、南京唐圭璋于词学素有研究，就马上与他们取得联系，共同探讨问题。

师友间相互切磋，对于研究工作帮助极大。有一次，龙榆生来信说，我作词专从气象方面落笔，琢句稍欠婉丽，或习性使然，建议多读清真词以药之。这段话引起了我的深省。记得我二十岁时，作诗苦无元龙百尺楼气概，那时，我曾作六绝句以自警，其一曰：

落笔长鲸跋浪开，生无豪意岂高才。

作诗也似人修道，第一工夫养气来。

三十岁时，我认为中国词中，风花雪月，滴粉搓酥之辞太多，词风卑靡尘下，只有东坡之大，白石之高，稼轩之豪，才是词中胜境。平时作诗词，专喜豪亢一派。经过几番探索，自审才性，觉得自己似乎宜于七古诗而不宜于词。我想，好驱使豪语，断不能效苏、辛，纵成就亦不过中下之才，如龙洲（刘过）、竹山（蒋捷）而已。但是，对于清真词，风云月露，甚觉厌人。因而，我觉得，此后为词，不可不另辟新境，即熔稼轩、白石（姜夔）、草窗（周密）、竹山为一炉。这就成为我几十年来作词的努力方向。

几十年来，我在学词方面如果说取得了点滴成就，这与师友间的互相启发，也是分不开的。

此外，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既要多读书，又要力忌贪多不精。

怕书多，读不了，是一个错误的想法。章学诚《文史通义》里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假年》（“假年”是用孔子“假我数年以学易”这句话），文章说：有人认为古代书少，后来书一代多一代，后人要把所有的书读完，就要有古代人几倍的年龄。章学诚批评这种人说：读书犹如饮食，如果有人要多住几十年吃光天下的好食物，这不是很狂妄可笑吗？怕书多的，实是对学问没有入门的人。我们读文学作品，若是为了欣赏，并不要读许多书。若做专业研究工作，就是很大的图书馆，也只怕书太少。

专家作研究工作怕书太少，而一般初学却不要贪多。近代扬州有一位《文选》学家李详，少年时家贫无书，却读熟了一部《文选》。古人

说：“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其实这两句话是有因果关系的。案头书少，所以心头会多起来；案头书多，不能专精，心头的书便多不起来。但是，心头的书，乃是平时于案头积累起来的。看问题不可持片面观点。

我在治学过程中，也常出现多与少的矛盾。师校毕业后，带着一股年青人的锐气，雄心勃勃，曾发愿研究宋代历史，妄想重新编写一部《宋史》，并且花了五、六年时间，看了许多有关资料，后来知道这个巨大工程决非个人力量所能完成，方才放弃。但是，我又想编撰《宋史别录》、《宋史考异》，想著《中国学术大事表》等等。对于如何做学问，我常处在矛盾斗争当中，早晚枕上，头绪万千；专心治何业，始能不再旁鹜呢？常苦无人予以一决。经过反复探索，我发现了自己“贪多不精”的毛病，根据平时的兴趣爱好和积累，决定专攻词学。

最后，谈谈如何做读书笔记。我依自己的体会把它概括成三字诀，“小、少、了”。

（一）小，是说用小本子记。我从前用过大本子做笔记，读书心得和见到想到的随时记在一个案头大本子上，结果不易整理，不易携带。后来读章学诚的《章氏遗书》，其中有一段讲到做读书笔记，说读书如不即做笔记犹如雨落大海没有踪迹。我就用此意把自己的笔记簿取名为“掬泓录”。我开始改用小本子，一事写一张，便于整理，如现行的卡片。苏东坡西湖诗曰：“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创作如此，写心得体会做笔记亦当如此，有用的知识才不致任其逃走。

（二）少，是说笔记要勤，但要记得精简些。做笔记要通过自己思考，经过咀嚼，然后才落笔。陆机《文赋》中有两句话：“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这是说做文章。我以为做笔记也应有“倾沥液”，“漱芳润”的工夫。如果不经消化，一味抄书，抄得再多，也是徒劳。顾炎武著《日知录》，自比采铜于山，往往数月只成数条，可见精练之功。这里，我所说笔记要记得少，是指每条的字数而言，条数却要记得多。每一个问题陆续记下许多条。孤立的一小条，看不出学问，许多条汇拢来，就可成为一个专题，为一篇论文。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都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下转 22 面）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龚 由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kuǐ，半步）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qiè，刀刻）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lòu，雕刻）。螾（yǐn，蚯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蟹足）而二螯，非蛇、鳢（shàn，鳝鱼）之穴无可寄居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荀况《劝学》

【译文】小土积成高山，能对气候产生影响；细流汇成深渊，能供蛟龙活跃其间；多做好事养成美德，精神状态焕然一新，圣人的品性也算具备了。由此可见，不肯一步步走下去，就不能达到千里之遥；不容纳细流，就不能汇成江海。即或是骏马，一步也不能当作十步走；即或是劣马，只要走个不停，也能走完十里的路程。用刀刻物，半途而弃，即或软木也刻不成什么物体；坚持不懈，即或金石也能刻出花来。蚯蚓并没有锐利的爪牙和强劲的筋骨，却能够游仪于坚硬的泥土之中，凭仗的就是用心专一；相反，螃蟹生有八足和两只钳状大爪，如果没有蛇、鳢的窝穴，竟无处存身，就因为它浮躁分心。因此，没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就不能达到光辉的目标；没有一丝不苟的努力，也就不能取得显著的成就。

【小说】读完夏老的《我的学词经历》，很有必要再读读荀子《劝学》篇中的这段文字。治学之道是学有专长的专家的经验总结，是他们的心血——甚至是毕生心血的结晶。今日唾手得之，自然幸运。但要把专家的珍贵经验变成自己的，就必须付出锲而不舍的努力。“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乃是成功的必由之路。夏老的治学之道，从“笨”字谈起。虽系自谦，但在治学路上，只有肯下“惛惛之事”的笨工夫，才能达到“赫赫之功”的新境界，倒的确是一语道破真谛。

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

——李白与杜甫

罗宗强

这是一个老题目。1962年郭沫若同志在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会上的开幕词就是这个题目。在开幕词里，他说：“李白和杜甫是象兄弟一样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这是对李白和杜甫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的确切评价。可惜不知由于何种原因，十年后他在《李白与杜甫》一书里，观点全变了，再不认为李白与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而是抑杜以扬李，把杜甫说得几乎一无是处。郭老对李、杜的不公允评价，当时即为学术界所私下非议。近年来，已有不少文章对《李白与杜甫》一书提出了批评。

对于李白与杜甫，任何扬此抑彼都是不适当的。他们各自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无法代替的贡献。历史上对他们的评价虽或时有抑扬，但总的倾向一直是承认他们双子星座的地位。我们不妨对此作一番粗略的回顾。

抑扬李杜的历史回顾

扬杜抑李，始自中唐诗人元稹。他说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他认为李白的有些地方虽略能与杜甫相比，但在律诗上，却比杜甫差得远。他的这种扬杜抑李的观点在当时并不带普遍性。他的好友、著名诗人白居易虽也认为杜有超过李的地方，但基本上还是两人并列，说两人“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与元稹看法完全不同的是韩愈。他写过一首《调张籍》诗，对贬抑李、杜的人说了一些份